

至最後勝利。中國自信必獲勝利，蓋自由與法律

與正義必能戰勝一切也。

蔣委員長痛斥日汪

運公

蔣委員長於十二月二日出席中央黨部擴大紀念週，報告最近一週來國內外大事後，揭發日汪陰謀而痛斥之，最後勉勵軍民加緊抗戰，以完成革命建國的使命。茲錄其演詞於次：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我要將上一週的重要戰事，以及敵人承認汪逆偽組織，並與之簽訂偽約的情形，及其今後可能發生的影響，簡單的報告一下。上一個月，敵人爲準備簽訂日汪偽約，並承認汪逆偽組織的關係，乃從各戰區搜集他殘餘部隊，自二十三日開始向我鄂中鄂北一帶發動攻勢，企圖以軍事進攻，來壯敵偽的聲勢，以掩飾其一幕卑劣無恥的醜劇。不到十日的時間，遭受我軍各路迎頭痛擊。截至前天爲止，全線敵軍已被我軍完全擊潰，其死傷之慘重，甚於上次鄂西戰役。我軍又獲得一次重大勝利。此外，美國羅斯福大總統，乃於日前承認汪逆偽組織的當日，同時宣布貸與我國信用借款與幣制借款共一萬萬美元。在今年這八個月之中，共計美國信給我們中國的各種款項，已在一萬萬五千萬以上美元的數目。其國務卿赫爾亦即嚴正申明，美國決不承認偽組織，而始終認定現在重慶之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英國方面，亦已有了此同樣的表示。至於蘇聯援助我國抗戰的一貫政策，及其堅決與積極的行動，更是始終不變的。這是國內外近日的幾件最值得注意的大事。其次講到敵國於前天承認汪逆偽組織，並發表敵偽所簽訂的偽約，這是敵人於最近和平謠言攻勢失敗之後，一種倒行逆施荒謬絕倫的行動。其偽約中有所謂『基本條件』、『附件議定書』與『諒解』等各種各樣的名稱，都是早爲高宗武陶希聖所揭發的『日汪密約』中敵偽認爲可以發表的部分，而其整個內容，並無任何新異不同之處。這種形同虛紙的偽約，及其對於毫無自由的，思想爲日本奴隸的偽組織之承認，根本沒有一顧的

價值。但在中日兩國仇恨史上，則將成爲一種重要之資料，而且由於這一張偽約，要使中日兩國延長了無窮的戰禍，並使中日兩民族結成百世不解的仇恨。這是近衛內閣最大的罪惡。大家須知，近衛文庸乃是中日兩國歷史上千古的罪人，請各位看我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駁斥近衛聲明，以及本年一月爲『日汪密約』所發表的『告全國軍民和友邦書』，這幾篇講演詞與文告中，就可以完全明瞭敵人利用偽組織簽訂偽約，準備滅亡中國的種種陰謀毒計，更可以知道敵偽這次所演的承認汪逆偽組織的滑稽劇，並非現在纔發生的新事件，而是去年十二月日汪訂立的所謂『調整日支新關係』的賣國密約，與今年三月末日汪傀儡設立偽組織一幕舊戲的重演。我嘗以去年日汪密約的訂立之日，認爲是漢奸汪兆銘死刑的宣告。今年日汪偽組織之設置，乃是汪逆跪首入棺的大殮。而當時阿部信行之赴南京，就是來爲汪逆奔喪。等到這次近衛內閣簽訂偽約，承認汪逆偽組織，不過是爲汪逆發訃文報喪期。而阿部之重返南京，亦不過是來了替這回葬事，證明漢奸汪兆銘已葬入墳墓，一切後事皆由他辦理完了。所以敵偽這次搬演的一套，都是已成過去的醜歷史，並不是一件剛發生的新奇事，無煩我再來多說了。我今天所要報告的，就是近衛內閣此次承認汪逆偽組織的原因，以及其將來的影響如何？結果如何？今年三月近衛內閣第二次登台的時候，有許多朋友推測，以爲他這次再度登台，一定抱有很大的決心，要來結束中日的戰事，因爲中日戰爭，是在他第一次任內發生的，繼平沼阿部米內三度內閣，都不能解決，臨到戰急劇變化，他認爲是有機可乘的時候，當然仍要在他手裏來了，給以期解除他戰爭禍首的責任。當時不僅一般人如此看法，就是近衛內閣本身，恐亦滿懷着這種雄心，想乘此圓其侵略的迷夢。但本席當時判斷，以爲近衛個人，不論日本朝野把這看作是一種如何第一等的大人物，但他決不能脫離軍閥的羈絆，來解脫戰爭的桎梏。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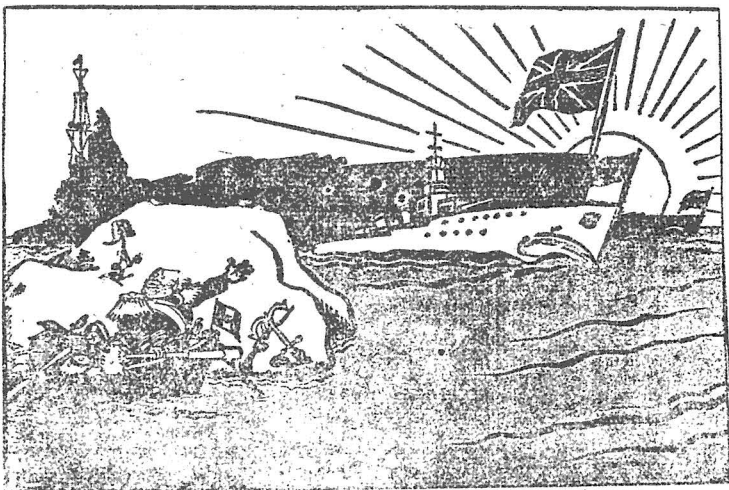
德義德意弗朗哥說：『你如果偷得那只看門狗，那就算你的。』



經上說：「壞的樹木之上，結不出好的果子。」就是這個道理。因為這次中日戰爭的發生，原來是日本軍閥恣意實行猖狂侵略的結果，亦就是近衛內閣所種的禍根。如果這次近衛依然執政，日本軍閥依然存在，則敵人絕無悔禍的誠意。如此，中日戰爭自無結束的可能。當蘆溝橋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就已明確宣示，中國外交的根本立場，並認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我曾說：「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不得已的辦法。如果臨到最後關頭，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中途妥協的機會。」更曾劃切指明「蘆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溝橋事件解決。」最後並列舉解決蘆溝橋事件的最低限度的四點立場，勸告當時近衛內閣說：「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的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現在我們抗戰快到三年半了，我國最後勝利確已在望了，然而回想日本今日陷於泥沼深淵，而不能自拔的原因，就不能不追原他的禍首，這就是近衛內閣所不能辭的罪惡。我在二十七年年底駁斥近衛聲明中，也曾說過：「日本軍閥滅亡中國的行動，結果必要促日本於滅亡。」在我們三年半的抗戰，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我們不怕艱難，我們不憂危險，我們只可憐日本這一個國家，經過了當年維新志士犧牲了多少心血精神，纔造成了這樣一個強盛的國家，到如今民衆無力，朝廷無權，政治家沒有節操和識見，坐令少數壯軍人倒行逆施，長此下去，日本這一個國家，實在危險萬分，不堪設想。這話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大家看了我這一段話，就格外可以斷定我所說的是完全沒有一點錯誤。現在近衛又以與汪逆簽訂偽約，來欺騙他日本國內的國民，假裝着中日戰爭似乎已經結束，但這種掩耳盜鈴欺人自欺之所為，實在不僅是侮蔑我們中華民族的人格，而且對於他日本民族本身的人格，更留一種莫大的恥辱與污點。因為近衛內閣這次承認汪逆的關係，更降低了日本的地位與國格。從此更證明不僅不能結束中日戰爭，而且更足以延長戰爭，結成中日兩國百世的仇恨，到最後終將陷日

本於完全毀滅的絕地。我們觀察他兩度近衛內閣一切舉動，指證他完全是日本軍閥的傀儡，而造成重重的罪惡。一天，天引導日本踏上崩潰毀滅之途。他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期間，他作了三件事：第一是發動對華侵略戰爭，犧牲日本無數的生命財產，以致至今困陷泥沼，迄無自拔之時。第二是強化防共協定，要以他鄰邦的蘇聯為敵國，妄想達成他大陸政策侵略的迷夢。第三就是發表他「東亞新秩序」的聲明，這個聲明他不僅是想滅亡中國，而且要驅逐歐美各國勢力於亞洲之外，妄想獨霸亞洲，進而征服世界。這三件事，實際上就是種下了毀滅日本最大的因素。尤其是在「東亞新秩序」的發表，更是日本國家的致命傷。現在他二次組閣，不到四個月，又來作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首先在他國內施行所謂新體制，第二件是加入三國同盟，第三件就是此次承認汪逆偽組織並簽訂偽約，發表「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這三件事的目的何在呢？我可以說，他第一任內閣的三件事，是要戰勝中國，滅亡中國。而現在他第二任內閣的三件事，總目的，乃是要結束中日戰爭，要解決他所謂「中國事變」的桎梏。現在就拿他第一件事來說，因為他要想解決中日戰爭，所以不能不統一他國內的輿論，集中他全國的力量來應付大家要知道，自從中日戰爭發生以來，日本國內的輿論，固然是龐雜異常，而他國內的民心，更是徬徨無措。到了現在，戰爭的時間愈久，他們國內的矛盾愈多，前方後方厭戰反戰的空氣愈加潮漫，不僅人民與軍閥之間裂痕極深，就是軍閥本身，主戰主和，緩進急進，聯蘇反蘇，親美仇美，和南進北進等的論調，更是龐雜。這種少壯軍閥用武力所不能克服的矛盾，而近衛現在反要借所謂新體制來消除，事實上當然不會發生效果。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日本自從明治維新六十餘年來，一般忠臣志士，艱苦締造的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以及軍事上的基礎，卻為之根本推翻破壞淨盡了。這就是近衛文磨不惜毀滅他本國的一切，以求得結束中日戰爭，而來達成他無形滅亡中國的懷抱，然而到了現在，結果適得其反，他的滅華陰謀，都成為泡影了。現在再講到此次近衛內閣的第二件事，就是締結三國同盟。關於三國同盟的內容如何，與其同盟國之中各國的目的與立場如何，我們不必於此加以論列。固然，他們同盟國內自必各有各的立場與目的，而日本加入同盟的目的，也決不就是其他同盟國的目的，

慕索里尼對希特勒說：「阿道爾夫，近東並不近呢。」



我現在單說日本此次加入三國同盟的目的和他的作用所在。我可以肯定的說，日本這次加入三國同盟，其作用決不是日本軍閥有愛於他的盟邦，更不是他對盟邦要有什么麼貢獻和援助，而是他想藉着他盟邦的聲勢與關係，來脅制蘇聯，恐嚇英美，阻止英美與蘇聯對於我們的援助，不來阻礙他侵華的行動；而他又想達到他結束中日戰爭的目的，行其南進政策，一面又想要達到他結束中日戰爭的目的，他這個害人害友欺人自欺的作用，事實上當然不會成功的。如今我們回到他第一次近衛內閣時代，強化防共協定的作用，也就知道他的目的，是想藉他盟邦的聲援，遂行他北進政策，預備對中蘇兩國同時作戰，來貫徹他大陸政策的迷夢；他的目的只是這樣自私，而決不是他真有什么麼誠意要幫助他的盟邦而來加入協定的。後來因為蘇聯成立互不侵犯條約，防共協定的效用自然無形消失，因之日本這個損人利己自私自利的陰謀，亦就被粉碎了，於是他就乃回轉頭來，一方面從敵視蘇聯的政策，反而要來親交蘇聯，一方面想要獻媚美國來威脅英國。然而其真正的作用所在，依然是要求蘇聯與英美停止援華，使他得以達到解決「中國事變」的目的。但一年以來，他這個投機自私的政策，全為我國所看破，所以仍舊是完全失敗。因之他重行要求加入三國同盟，想轉而來威迫英美與蘇聯，並且他加入三國同盟，還嫌不足而還要來一個「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和承認汪偽，訂立偽約，而他偽約的第三條更明白規定「日本為實行共同防共，得在蒙疆及華北之特定區域內駐屯軍隊」，亦就是他始終不變的一定要達成他反蘇侵華聯帶一貫的傳統國策，這明明是違反他三國盟約的精神。他日本在盟約中的任務，不言可喻的是在南進，然而他在這次訂立偽約的精神，仍舊是不肯放棄北進政策，難道他真能制蘇會美雙管齊下，實行他南北並進政策麼？這豈不是將他三國同盟的協定，又是無形的消失了麼？這豈不是他不顧友邦違反盟約甚至存心貽害盟邦，只求達到他投機自私的目的麼？否則豈不是就要將他同盟原來整個的性質，與他的宗旨，又要根本變更了麼？日本這種欺人自欺，害人自害，無信無義，寡廉鮮恥的自殺政策，國際上以後還有那一個能再相信他，他可以真正作一個盟友呢？至於講到他二次內閣第三事件，就是前面所講的，上月三十日他與汪逆簽訂偽約，承認偽組織，並發表

所謂「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一幕荒謬而滑稽的醜劇。這當然不值一顧。我曾經早已說過：「漢奸偽組織是遲早要出現的，但無論敵人製造幾十個偽組織，無論這種偽組織假借任何名義，都只能認他是日本的奴隸，其對內對外，決不發生絲毫效用，亦決不能損害我黨國於毫末。」不過大家要記得，這敵人此次承認汪逆偽組織，事先實在還有一個黑幕，他這個黑幕，就是妄想利用偽組織來奴隸我們全中國四萬五千萬的國民，要拿偽組織為名來結束中日戰爭，無形的來併吞我們中華民國整個的國家。試看最近兩週以來敵人的和平攻勢與他的謠言攻勢，真是無奇不有，他們一方面散播種種和平的謠言，一方面欺騙他國內的民眾，說我們國民政府拒絕他們的和議，甚至說日本已經提議撤兵，而我們中國依然置之不理，因此他說不得不承認汪逆偽組織了。但我可以說，我們中國國民政府不但沒有聽到敵人有和平的提議，而且也沒有看到敵人有絲毫放棄侵略和平的象徵，何況近衛內閣在二十七年一月已經宣佈他不能以國民政府為交涉的對手，從此不僅我們國民政府就是我們中國全國人民，也沒有一個會相信他近衛內閣還有與我們國民政府講和的誠意，更不相信他這種軍閥的傀儡內閣，有什麼實現和平的能力。所以他最近散布的種種和平謠言，雖是中國小學校的學生，也不會被他欺騙，而當然置信的，僅是欺騙他日本國內自己的人民，妄想混淆世界的視聽罷了。最後，敵國此次承認汪逆的組織簽訂偽約，並在所謂「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中，開宗明義的就是「大日本帝國政府」，「接着稱「滿洲帝國政府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他這種種的滑稽，當然是對我們中華民國一種很大的侮蔑，使得我們黃帝子孫都能刻骨銘心，永矢不忘。但敵人這種卑劣幼稚的行爲，實在是不值一笑。實事上更不能損及我中華民國的毫末。須知我們三年半艱苦的奮鬥，就是為了我們國民政府不受敵國的威脅和屈服，為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格，不受敵人的侮蔑和污辱，我們的抗戰，現在不僅是要貫徹到底，而且是要由此一戰發揚我們國家獨立自由的光輝，建立我們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所以這回敵國承認了汪偽之後，只有使我們民族的精神，更加發揚，國家的人格，更顯偉大，這豈是輕舉妄動的日本軍閥所能污損得了的麼？然而反過來說，近衛內閣這次承認汪逆的舉動，對於他們日本

垂涎欲滴的慕索里尼。



118582

的國格和政府的地位，倒是真正污辱到了萬分！自從他們此次聯合偽滿和汪逆發表所謂三國共同宣言之後，日本政府和他國家的地位降低，成爲與偽滿汪逆一流奴隸政府一樣的東西了。大家要知道，這不是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而乃是「日滿支三偽一體」，也就是「三偽合流」的實現，及他們往昔在發表「東亞新秩序」的時候，有所謂「日滿支不可分」、「日滿支互助連環」的關係，又有所謂「東亞協同體」的夢想，原來就是這樣一套「三偽一體」、「三偽合流」的東西，真是笑話！即此一點，就可以知道近衛內閣登台執政，實在是他日本歷史上的奇恥大辱，至於敵人此舉對於我們現在抗戰建國的影響如何，我們可以說他此舉只有更加深我們全國同胞的憤慨，更加強我們前方將士的戰意，正如我在爲日汪密約告軍民書中所說的：「我們全國軍民同胞，從此更要知道不奮鬥，就是滅亡，不抗戰，就是要束手待斃，就要被汪逆出賣做奴隸，我們如何能受此凌辱，我們如何能不雪恥而憤慨，求取國家的生存，爭回我們國家的人格呢！」現在敵人既到了這日暮途窮，窮途末路的絕境，只要我們給敵軍以積極的不斷的打擊，就可以促成他最後的崩潰，待到我們抗戰最後勝利，日本軍閥被我們驅逐消滅之後，汪逆偽組織與偽滿也要變成像往昔蘇俄革命時代曾被帝國主義所承認的傀儡台尼金柯爾卡克蘭格爾等一流叛逆悲慘的下場一樣，這般萬惡的漢奸，自然就要隨日閥之失敗而無從寄生，終究是要受我們國法伏誅的。總之，這次近衛內閣出言，唯一的目的，

意大利連續敗北

璇玑

就是要結束中日戰爭，所以不顧一切，要施行他的所謂新體制，雖將他日本半世紀來所建立的立國命令憲法與政黨完全摧毀解消，在所不惜，甚至加入三國同盟，反使日本處境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亦所不顧，然而今日他的結果是什麼呢？只是簽訂偽約，承認汪逆偽組織，和發表「日滿支三國共同宣言」，增加了一個「三國合流」的新名詞，不但不能達成他結束中日戰爭的目的，而且激成了中日兩國百年的仇恨，這是他近衛內閣侵略罪惡的總結果，也就是日本軍事政治失敗的總表現。很明顯的，敵國的根本國法與他立國精神之所在的憲政和政黨，既都被他解消，那他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軍事等各種基礎，自然要隨之動搖，而毀滅無遺了。我所以說，汪逆精衛的偽組織，不過是一個禍害中國不成的賣國機械，而近衛內閣倒是真正變成了毀滅日本的毀國內閣了。各位同胞們，敵人侵略的行動到了今天，承認汪逆偽組織的一天，已經是到了他整個失敗決定的一天了！也就是我所說的他跟了漢奸汪兆銘共同爬進到一墳墓裏去陪葬最後的一刻了！自然敵人侵略的失敗，就是我們抗戰的勝利，這實在就是我們全國軍民三年來共同努力犧牲奮鬥所得的代價，所以這次敵國承認汪逆偽組織對於我國不僅無所損失，只有促成我們最後勝利的提早到來，各位同胞們，我們的最後勝利已在目前了，只要我們能加緊奮鬥作最後的努力與犧牲，就可以完成我們抗戰建國的使命了，大家奮鬥，殺敵，大家努力，雪恥罷！

十月二十八日意大利分兩路侵入希臘，北路以科爾加(Korea or Korika)爲根據地，南路以阿基羅加斯脫朗(Argyrocaston)爲根據地。但由於希臘軍的英勇抗戰，以及英國海空軍及軍械物質方面的大量協助，在數量上比較

北路進攻根據地之科爾加，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落入希臘軍手中，二十五日阿爾巴尼亞北境另一重鎮波格拉多克(Pogradetz)亦爲希臘軍佔領，意軍祇得退守愛爾拔森(Elbasan)。(希臘軍事進展見三十七卷二十四期本刊現代史料)

反攻渡過喀拉瑪斯河(Karamas)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希臘軍距阿基羅加斯脫朗僅兩哩之遙。其間意軍雖屢次進行反攻，但皆未能挽回頹勢，例如北路之波格拉多克，雖一度奪回，但不旋踵重又落入希臘軍手中。十二月六日南線希臘軍佔領阿爾巴尼亞最南部要港聖第·瓜蘭達港(Sante Quaranti)是意大利國王下令稱准許巴多里奧元帥(Marshal Badoglio)的請求，解除意軍參謀總長一職，另委加伐里洛將軍繼任(Cavarelo)。六日路透社駐希臘的特派記者對意希臘局作頗爲中肯的評論，稱

「希臘佔領北線之科爾加與波格拉多克及南線之普萊米第(Premeti)後，鼓其餘勇，復進佔阿基羅加斯脫朗與聖第·瓜蘭達，前者爲意軍在阿爾巴尼亞南部之供養根據地，後者又名一四十聖徒港，爲南部出海要港。一個餘月前，意國派兵停駐該港，毫未受擾，滿懷希望。希臘在顯赫之總司令巴巴哥斯(Papagos)將軍領導下，復受偉大的政治家兼軍略家米達薩斯(Metaxas)將軍(現任總理)之鼓勵，繼續按照計劃，窮追潰退之意軍，同時羅馬有轉變戰略之勢，企圖死力挽救殘局。自希臘開戰以來，意軍統帥已發生一次大調動。巴多里奧元帥已解除意軍最高統帥之職，按巴氏曾爲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惟在前次大戰中，意軍在卡波里多(Caporetta)之大敗，亦負責任。接前線最後消息，復經飛機偵察之證實，意軍仍繼續退還自南部聖第·瓜蘭達港向沿海公路上之加馬拿(Chimarnas)小港撤退，在普萊米第(在阿基羅加斯脫朗之西北部)西北之意軍，亦在潰退中。意軍已放棄阿基羅加斯脫朗，該城現在大火中。英希臘飛機在該方面亦大爲活動，炸毀意軍後方之橋樑公路，使意軍之撤退，大受阻礙。希臘戰術極爲穩健，彼等避免由正面進攻阿基羅加斯脫朗，而先向阿基羅加斯脫朗及以北各地進攻，然後從